



廿九

時務報

第三十九冊

1.8
214
39



門 18
214
卷 39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廿日

時務報

本期附送求是報館章程

第三十九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光緒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第三十九冊目錄

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變法通議二之餘

記東俠

恭錄 諭旨

山東巡撫李秉衡奏駁總稅務司重議土藥稅釐摺

德國總兵克馳馬上海南洋大臣稟

英文報譯

論各國行用金幣附表

星軹記事 用心叵測

舉 戰守在人 水師難恃

論日本治臺灣 暹王游歷續紀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續第三冊

坡報論英國政策 論德國外交續第三冊

論布哇 馬尼拉叛徒飛檄

時務報館譯編

無烟直線彈 俄人蠶食太平洋地邊地考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譯上海西字文匯報

新會梁啟超撰

新會梁啟超撰

歸安孫 龍溪王

論日本用金後之弊

俄皇誓語 俄國調兵

民主流弊 日官知自主之國應有之權續記

暹羅考 滅火藥水 奇鴿

日本古城貞吉譯

中國擬留意農業 新加

坡國海軍及殖民政策 泰晤士報

得淚女史與苦拉佛得女史問答

桐鄉張坤德譯

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變法通議二之餘

新會梁啟超撰

去歲李相國使歐洲問治國之道於德故相俾士麥俾士麥曰我德所以強練兵而

已今中國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練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於此二者中國不足強也

見去年七八月間上海香港各報所譯西文報中今歲張侍郎使歐與德國某爵員語其言猶俾相言見七月

海某中國自數十年以來士夫已寡論變法即有一二則亦惟兵之為務以謂外人

之長技吾國之急圖只此而已眾口一詞不可勝辨既聞此言也則益自張大謂西

方之通人其所論固亦如是梁啟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春秋無義

戰墨翟非攻宋鉞寢兵之義以告中國聞者必曰以此孱國而陳高義以治之是速

其亡也不知使有國於此內治修工商盛學校昌才智繁雖無兵焉猶之強也彼美

國是也美國兵不過二萬其兵力於歐洲不能比最小之國而強鄰耽耽誰敢侮之

使有國於此內治墮工商窳學校塞才智希雖舉其國而兵焉猶之亡也彼土耳其

是也土耳其以陸軍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戰而土三勝焉而卒不免於今日若是乎

國之強弱在兵而所以強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則必滌其滯

積養其榮衛培其元氣使之與無病人等然後可以及它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之

以甲冑予之以戈戟而曰爾盍從事焉吾見其舞蹈不終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人

之練兵也。其猶壯士之披甲冑而執戈鋌也。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不務治
病。而務壯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然則西人曷為為此言。曰。嗟
乎。狡焉思啟封疆以滅社稷者。何國蔑有。吾深感乎吾國之所謂開新黨者。何以於
西人之言。輒深信謹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之政事。可以行於中國者。若練兵也。
置械也。鐵路也。輪船也。開礦也。西官之在中國者。內焉聒之於吾政府。外焉聒之於
吾有司。非一日也。若變科舉也。興學校也。改官制也。興工藝開機器廠也。獎農事也。
拓商務也。吾未見西人之為我一言也。是何也。練兵而將帥之才。必取於彼焉。置械
而船艦槍礮之值。必歸於彼焉。通輪船鐵路而內地之商務。彼得流通焉。開礦而地
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興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無不仰給之於彼。彼之
士民。得以養焉。以故鐵路開礦諸事。其在中國。不得謂非急務也。然自西人言之。則
其為中國謀者十之一。自為謀者十之九。若乃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
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強也。宜其披肝瀝膽。日日
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權。害大利於中國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烏肯舉彼之
所以智所以強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為中國
謀者。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余於光緒十年回英。默念華人博習西學之期。必已

不遠。因擬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請示振興新學之道。以儲異日傳播中華之
用。迨至某國。投刺晉謁其學部某大臣。叩問學校新規模。並請給一文憑。俾得徧游全
國大書院。大臣因問余考察本國新學之意。余實對曰。欲以傳諸中華也。語未竟。大
臣艷然變色。曰。汝教華人盡明西學。其如我國何。其如我各與國何。交憑遂不可得。
又曰。西人之見華官。每以諛詞獻媚。曰。貴國學問實為各國之首。以驕其自以為是
之心。而暨其藐視新學之志。必使無以自強而後已。並見李所著西鐸卷七。今夫
西鐸以乙未年刻於京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為調言以汙巖西人。無可疑也。而其言若此。吾欲我政府有
司之與西人酬酢者。一審此言也。李相國之過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廠主人。盛設供
帳。致敬盡禮。以相款讌。非有愛於相國也。以謂吾所欲購之船艦鎗礮。利將不貲。而
欲脅肩捷足以奪之也。及哭龍姆席間。一語咸始廢然。英法諸國。大譁笑之。事見去
年萬國報。然則德人之津津然。以練兵置械相勸勉者。由他國眎之。若見肺肝矣。且其心猶
有叵測者。彼德人固歐洲新造之雄國也。又以為苟不得志於東方。則不能與俄英
法諸國競強弱也。中國之為俎上肉久矣。商務之權利握於英。鐵路之權利握於俄。
邊防之權利握於法。日及諸國。德以後起。越國鄙遠。穉肥而噬。其道頗難。因思握吾
邦之兵權。制全國之死命。故中國之練洋操聘教習也。德廷必選知兵而有才者以

相昇令其以教習而兼統領之任今歲鄂省武備學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祇任教習不充統領而德廷乃至移書總署反覆力爭此其意欲何為也使吾十八行省各練一洋操各統以德弁教之誨之日與相習月漸歲靡一旦小分事起吾國綠營防勇一無所持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號令之是聞如是則德之所獲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諸國下此又德人隱忍之陰謀而莫之或覺者也當中日訂通商條約之際德國某日報云我國恆以製造機器等售諸中國日本仿行西法已得製造之要領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國恐德國之商務掃地盡矣亦見西去歲字林西報載某白人來書云昔上海西商爭請中國商務須在將機器進口歐格訥公使回國時則謂此事非西國之福今按英國所養水陸各軍專為擴充商務保護工業起見所費不貲今若以我英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見時務報第八冊嗚呼西人之言學校商務也則妬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則愛我如彼雖負床之孫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鐵甲之費可以支學堂十餘年一快船之費可以譯西書數百卷克虜伯一尊之費可以設小博物院三數所洋操一營之費可以遣出洋學生數十人不此之務而惟彼之圖吾甚惜乎以司農仰屋艱難羅掘所得之金幣而晏然餽於敵國以易其用無可用之物數年之後又成盜糧往車已折來軫方遘獨至語以

開民智植人才之道則咸以款項無出玩日愒時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萬也吾又惑乎變通科舉工藝專利等事不勞國家銖金寸幣之費者而亦相率依違坐視吾民失此生死肉骨之機會而不肯一導之也吾它無敢懟焉吾不得不歸罪於彼族設計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詩曰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記東俠

新會梁啟超撰

日本以區區三島縣琉球割臺灣脅高麗逼上國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視嗚呼眞豪傑之國哉而其始乃不過起於數藩士之論議一夫倡百夫和一夫趨百夫走一夫死百夫繼蓋自安政慶應之間日本舉國甚囂塵上矣余讀岡千仞氏之尊攘紀事蒲生重章氏之偉人傳冥想當時俠者言論丰采一一若在耳目其一二定大難立大功赫赫於域外者不必道乃至僧而亦俠醫而亦俠婦女而亦俠荆聶肩比朱郭斗量攘夷之刀縱橫於腰間脫藩之務絡繹於足下嗚呼何其盛歟龍蛇起陸驚前劫之殺機燕雀處堂哀尸居之餘氣書其微者而顯者可以概矣鑒於彼而已可以懼矣記東俠

僧月性周防人也嘗讀西蕃記傳至西班牙以西教蠱誘瓜哇遂奪其國慨然揮淚曰嗚呼彼得民心有一天主教焉而已彼既以教誘民我亦不可不以教結吾民心

夫民之易感動也。莫吾鸞教若。按鸞教乃日本佛教之一宗。我將以吾教結民心。以拒彼來誘我民者。因每說法。必寓尊攘意。言言懇惻。聲淚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千百人。時人號曰海防僧。

僧月照。西京清水寺住持也。爲人慷慨重氣節。嘉永甲寅。讓寺職於弟信海。游歷諸國。以察世變。逮西艦入浦賀。舉國洶洶。月照先衆倡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幕吏深忌之。近衛公某恐其罹禍。使避難於薩摩。與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齋俱。會薩摩舊君薨。藩論一變。咸責隆盛匿私交。而追捕又至。隆盛往見月照告以實。月照曰。余固分萬死。唯一旦就逮。累及近衛公。乃伸首逼隆盛曰。余甯死於同志之手。隆盛亦自知命窮。乃走出。命舟航日向。時會望夜。大月霽朗。開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舉舟驚起。各入海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遂死。

浦野望東者。福岡藩士某之女也。年五十四。喪夫。漫游上國。與一時知名士唱酬。時幕吏專擅。日主守府。望東憂之。密謁太宰府流寓之諸公卿。商勤王事。山口藩士高杉晉作。嘗避黨難。來於筑。望東匿之。已暨慶應元年。福藩殺正議士二十餘人。望東亦以屢與正議士會。且庇通逃事得罪。特以其爲女子。減死一等。處流於築之姬島。造小獄囚之。望東哀同志之死。刺血書心經。副之以和歌。日本之各贈其家。以弔祭之。其在島也。小屋一間。鹹風蛋雨。雖丈夫所不耐。而望東悠然自得。不渝其志。著日乘三卷。二年秋。長門正議浪士等。潛航姬島奪以去。匿馬關。望東既老病。教其孫省贊。翊忠義。周旋國事。卒爲幕吏所惡。下獄瘐死。

駒井躋菴者。加賀人也。慷慨憂世。常欽慕長門侯勤王事。欲其舊主亦如之。思竭力焉。一日訪某氏。座有册子紀時事者。請借。主人曰。貴國以堂堂大藩。方此國家危急之秋。未聞有一人爲皇國竭力者。跡之復何益。躋菴慨然嘆曰。宜矣。爲諸君所輕蔑也。我國百萬石之大藩。而因循苟且。知大義名分者鮮矣。此可媿也。聲淚俱下。不能仰視。滿坐聞者動色焉。乃急作匿名書郵加侯。報京師動靜。於是藩主大驚。使老臣入都。周旋王事。後知書出躋菴手。亟稱其志。而躋菴亦累報京師動靜。聞藩憤動。其後爲幕勢所壓。藩論忽變。下獄死。

論曰。世所稱日本俠者。若吉田寅次佐久間清川八郎牟田尚平中山忠愛平野國臣真木保臣小河一敏大久保堀有馬田中河州諸氏。蹤跡不一。或達或死。其行事多在人耳目。至於四君子。或罕道之。余以爲不觀於醫俠僧俠婦俠。而以俠爲國之用。不著。故樂述其軼事如此。嗟乎。今之士大夫。稍有人心者。其莫不知西教之爲可

畏也。雖然，畏之何益？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焉。中國被服儒術者，不下數十萬人，胡不聞有持月性之說，冒明吾教以結吾民心者也？西鄉氏巍然爲變法之魁，維新以後，參議大政，海外至今稱之，其不與月照同葬魚腹者幾希耳。使月照而更生，彼其所建白，又甯慚西鄉焉。望東一弱女，佐佑豪桀，庇護黨人，視范孟博之母，又將過之。駒井藐爾醫者，豈嘗有尺寸之柄於天下，而積誠所感，強藩爲動，嗚呼！何其盛也。聞之重學之例，凡物之具，永靜性者，不加以力而不能動也，及其既動，不加以力而不能靜也。中國日本，同立國於震旦，畫竟而治，各成大一統之勢，蓋爲永靜之國者，千年於茲矣。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俠者，激於國恥，倡大義以號召天下，機捩一動，萬弩齊鳴，轉圜之間，遂有今日。後之論者，悼諸君所志之未成，而不知其所成蓋已多矣。我國自廣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馬關，一恥再恥，一殆再殆，而積薪厝火，駟聲徹外，萬牛回首，邱山不移，嗚呼！豈外加之力猶未大耶？抑內體之所以受力者，有不任也。詩曰：天之方躒，無然泄泄。龔子曰：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漂搖，痺癆之疾，甚於疽癰，將萎之華，慘於槁木，撫王室之蠢蠢，念天地之悠悠，乃掩卷而長太息也。

諭旨恭錄

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榮祿許應駁會同刑部奏審明大凌河牧羣案內上駟院司員因事受財按律分別定擬一摺此案暫革上駟院幫辦郎中左司員外郎繼德因議覆開墾牧廠贓銀暫革筆帖式恒有於調馬案內及議覆牧廠均有得受贓銀情事雖俱於法無極究屬有玷官常繼德恒有均著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贖罪已革副牧長奎齡於免裁牧廠以財行求已革降調牧長景美暫革牧長哈新泰隨同行求過錢已革副牧長保祿以銀給與恒有行求緩調馬匹其所寄各牧長信中並有違礙字句實屬謬妄已革牧副升祿隨同行求與保祿同遞信函景美著發往軍台効力贖罪哈新泰著革去牧長一併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奎齡保祿升祿著照律分別枷號鞭責發落失查之上駟院堂官著查取職名照例議處副都統崇善於奎齡等賄求賂馬各節自行查出參革尚無不合惟該管各員動輒斂錢行賄其平日亦屬疎於防範崇善著一併交部議處另片奏牧羣成案辦理牽混相沿已久歷任上駟院堂司各官及歷任總管請免其置議等語著依議行又片奏副牧長奎齡等供內有存銀二千兩在該城內興盛增雜貨布店交候補防禦薩爾杭阿致送副都統崇善等語是否薩爾杭阿指官撞騙抑係奎齡等挾嫌反噬著依克唐阿確查具奏奎

五
齡保祿著該部解往備質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十五日奉 旨國
子監司業員缺著管廷鶚補授分發湖南道况桂馨四川道李祐山西知府常忠浙
江知府朱啟鳳直隸同知王昉徵山東同知蔡思榮貴州知州周鴻藻雲南通判陸
邦純貴州通判周桂生吉林知縣劉清書江蘇知縣陳宗雍浙江知縣盧金章黃綏
祖湖北知縣馮嘉錫湖南知縣趙從炳四川知縣傅承禧廣東知縣張用賓雲南知
縣謝宇俊貴州知縣文聘珍直隸知縣邱道孝安徽知縣汪承祖河南知縣吳廷模
福建知縣羅汝澤湖南知縣姜炳榕四川知縣歐陽守和廣西知縣羅浚福貴州知
縣徐德修兩淮鹽大使魏作樞福建鹽大使黃維藩兩淮鹽大使段士璋福建鹽大
使張調燮葉向榮李作霖俱照例發往光祿寺署丞員缺著聯芳補授工部司庫員
缺著德昇補授欽此○十六日太常寺題八月初六日祭 文昌廟奉 旨遣溥靜
恭代後殿遣徐承燧行禮欽此○又題初十日祭 先師孔子廟奉 旨遣榮祿行
禮兩廡遣翰林官二員 崇聖祠遣熙元行禮欽此○又題十一日祭 社稷壇奉
旨朕親詣行禮欽此○又題十二日祭 昆明湖 龍神祠奉 旨遣立山行禮
欽此○又題十二日祭 惠濟祠 河神廟奉 旨遣懷塔布行禮欽此○又題十
二日祭 關聖帝君廟奉 旨遣凱泰恭代後殿遣慶福行禮欽此○又題二十七

日秋分祭 夕月壇奉 旨遣隆勳行禮從壇遣堃岫分獻欽此○又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月二十一日所有進內奏事當差執事之王公文武大小官員均著穿蟒
袍補褂欽此○又奉 上諭御史宋伯魯奏上年八月間中城地面商人王道來賈
鈺楨被毒身死一案該城正指揮沈塘與伊尸親商同諱匿總甲王瑞勾串科房捏
供詳報該城御史張仲忻聽受門丁郭蘭州及素狎之優伶賄託並不虛心研鞫草
率勒結迨賈鈺楨之母賈郭氏返悔迭控均皆駁斥不為審理請飭查辦等語人命
重案必應審訊明確著刑部提集此案人證卷宗悉心研究務期水落石出俾成信
讞欽此○又奉 上諭御史宋伯魯奏土司沿途需索請飭查禁等語土司過境供
應向有定章該土司不應任意需索地方官於例所應備亦不容稍有缺乏嗣後土
司所經過地方各州縣務當照例供給妥為護送該土司頭目如有縱容隨從人等
滋擾情事卽著該州縣稟明督撫辦理欽此○又奉 上諭御史宋伯魯奏八旗教習補
缺遲滯請酌量變通一摺著吏部議奏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已革總兵林
宜華遣抱以案懸不結等詞赴該衙門呈訴一摺著譚鍾麟許振禕詳明辦理欽此
山東巡撫李 秉衡 奏駁總稅務司重議土藥稅釐摺
奏為部議總稅務司所籌征收土藥稅釐辦法室礙多端流弊甚大籲懇 天恩飭

部照舊稽征無庸改議以存政體而卹商民恭摺滙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戶部咨稱據總稅務司赫德開呈手摺按近年土藥出產各省總計三十三萬四千擔若釐稅並征每擔六十兩歲可得銀二千萬兩通行各直省試辦安定詳細章程專案奏報等因奉 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臣在部臣以籌款維艱無可設法欲借此以擴利源自是救時之意然臣就赫德所定之數反覆參稽實見有窒礙難行及行之而其利未收其害先見者敢為我 皇上敬陳之鴛粟一物非肥沃地畝不能繁茂愚民貪圖重利將宜穀膏腴之土栽種鴛粟馴至糧價日昂浸為民患故從前久懸為厲禁嗣因利之所在種植日多光緒十六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奏請加征稅釐欽奉 上諭果能設法稽征認真辦理既可裨益餉需並可以征為禁隱寓崇本抑末之意等因欽此 聖謨洋洋洵正俗坊民之要道也今若明定數目某省擔以萬計某省擔以千計將使九州之上腴盡棄嘉禾而植惡卉必致敵無棲糧家無儲粟樂歲既少蓋藏凶年更坐以待斃往者秦晉大祲餓殍載道其禍實中於此以害稼賊民之事為損下益上之謀我 國家愛育黎元重農貴粟不宜有此政體也且夫謀國計者計事理之是非尤當權利害之輕重果其此令一下而二千萬之款即能歲輸於司農則謂見其利而遺其害猶可言也然今天下民力竭矣

卽 朝廷維正之供綜計地丁漕項雜賦等款額征銀三千六百萬兩有奇近年各省實征不過七成約短征銀一千一百萬兩有奇乃土藥之稅與則壤成賦之正供相提而並論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臣請以山東言之山東土藥所產多在省城西南兗沂曹濟各屬光緒十六年前撫臣張曜遵奉 諭旨籌辦土藥稅釐在省城專設總局於產土地方派定經紀開設行棧俾便稽查復派印委各員會同管理查東省土藥每擔約值銀二百餘兩每價銀一百兩征落地稅銀八兩釐金銀八兩如由各海關出口則加收關稅銀八兩計每擔共收銀四十八兩自十七年 奏辦以來多者不過七萬餘兩少則四五萬餘兩不等今赫德所議山東土藥一萬擔以每擔六十兩計之應征銀六十萬兩較從前數且十倍是即於向所不產之處教之樹藝多方搜括猶未必能盈其數揆之事理既有所不可微臣愚拙之性亦實力有所不能復查赫德所開自山東而外如山陝直隸江皖閩浙等省姑不具論他如四川十二萬擔應征七百二十萬兩雲南八萬擔應征四百八十萬兩貴州四萬擔應征二百四十萬兩吉林六千擔應征三十六萬兩甘肅一萬擔應征六十萬兩此五省中以四川為最富庶而額征地丁雜稅不過六七十萬兩今所議土藥稅多至十餘倍恐竭全省之財力亦有未逮至雲南貴州吉林甘肅四省皆所入不敷所出全賴部

撥鄰省爲之協濟。上年戶部攤還俄法英德借款。此四省中除雲南蒙自關外其餘皆未指撥。蓋以該四省本係缺額之區。無可籌措也。今如赫德所議以邊陲瘠薄之地。而責以數百萬數十萬之稅。恐雖以劉晏之才。商鞅之法。亦不能強無而爲有矣。當茲庫藏奇絀。債負纍纍。部臣持籌之苦衷。疆臣亦當共喻。使能歲獲鉅款。如原奏所稱。不加稅而稅裕。固所樂聞。然此栽種土藥之地畝。固卽國家已有正供之地畝也。我朝列聖相承。深仁厚澤。蠲租減賦。史不絕書。二百五十餘年。官吏恪守定章。罔敢苛斂。土藥雖獲利稍厚。征稅以示裁抑。其亦可矣。乃於地畝正賦之外。復浮計其出產加征。至或相倍蓰。或相什百之多。卽令如數取盈。已非聖朝寬大之政。況財者國之脈。民之命。竭地利之所出。不能贖其誅求。必至商賈裹足。怨讟繁興。現在蜀滇黔粵。正強敵環伺。使民不堪命。勢必包藏禍心。迭起事變。患且不可勝言。利於何有。是二千萬之數。斷不可得。何必虛懸誥令。爲此得不償失之謀哉。欽惟我皇上聖德如天。愛民如子。籲懇收回成命。敕下戶部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仍照現辦土藥釐稅章程。通飭各省。實力稽征。毋任隱匿中飽。以期上可裕國。下不病民。至攤還洋債。上年經戶部分別派定。凡常年應解之款。無論如何爲難。臣當督同司道各員。設法騰挪。如期清解。各直省疆臣均受恩深重。當能各清各款。上紓

宵旰之憂。正不必另議新章。洋款已不至無著。臣尤伏願皇上聖敬日躋。恭儉爲德。念損上方能益下。竭澤必至無魚。常存樽節愛養之心。力屏土木遊觀之樂。其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大學言用之者舒。則財恒足。果能取之有制。用之有經。則小民蒙浩蕩之恩。聖祚有無疆之慶矣。臣仰沐恩慈。獨厚未能少報。涓埃管窺之愚。不敢緘默。伏冀聖明採納。臣不勝悚懼屏營之至。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德國總兵克馳馬上海南洋大臣稟

竊克馳馬前曾稟謁署憲張爲查驗兩江製造局及揚子江一帶礮台之事。茲將所查情形稟明。南京製造局不甚大。因上海另有分局。南京盡造快礮。多半軍械。其最要之件。歸上海建造。該兩局所造各件。尙屬認真。惟有子彈大小尺寸輕重分量。非係按法製造。若子藥不按法造。雖有好礮。施放亦不能取準。譬如火藥成色不佳。輕重不一。施放仍不能取準。如子彈長短不勻。橫徑不均。而施放不但無準。尙有難裝。或有礮膛炸爆之虞。其最要者。必須按圖依法製造。而各種槍子亦然。蓋軍械一節。在造成未發出之先。局內必須認真查驗。查無弊病。再行發出。因行軍未能攜帶查驗器具。故此務要派查驗官。逐細考查一切。以免貽誤。卽如德國皇家各局及克鹿

卜商廠皆有派定查驗製造各件之員該員在廠不作他事專管考查造成之物按圖查收不准發出無用之物此節最要不可缺少其費有限非熟諳軍械廠務者不能充當此任克馳馬擬請憲臺由克廠延請因克廠之人精練熟習廠務如欲照辦克馳馬能函致克廠代為効力延請再者管理廠臺情形經前署憲張派德員賴曾賽業經查驗克馳馬見其所稟廠位各件情形洵屬不佳查有廠門表尺不合本廠攪雜亂用實非慎重之理所有備用各件如水銀尺廠表等盡皆失迷蓋廠用藥設有定章然該臺不按章調用如二十一生特廠藥給十五生特廠用如此施放不但無準與廠甚有大礙所有廠件一切管理不得法均已生鏽似此情形不能護已禦敵廠臺又有何用克馳馬想何以該廠至有此弊皆以從來未有熟諳廠務之員管理訓練之故也如北洋大沽海口北塘等廠臺廠位尚屬管理得法皆因以先有德國精熟廠務教習訓練中國官弁依法管理一切若按德國管理廠位乃係最要之件故有派定查驗訓練廠務官克馳馬所稟臺依此整理現查貴省陸軍有德員名德卜福者足能充當兩江總查訓練廠務官教練中國官弁如蒙俯准照辦即請派委該員每年兩次輪流到各處查驗訓練則事成一律而有專責克馳馬已將此稟所陳製造局并廠臺延請攷查官情形分稟外理合稟請鑒核

英文報譯

論各國行用金幣 附表

歸安孫 龍溪王

史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譯京津西報 西八月廿八日

英國商務之盛或謂以改用金幣之故普法戰後德國見英國用金有效即以法國所償兵費盡鑄金幣以步其後塵嗣歐洲各國復效英德二國所為改用金幣茲得歐洲各國用金年表特附於後閱之亦可見圖法之變有由來矣今年日本亦將改用金幣第用金之國日多一日則用銀之國日少一日用銀之國日少則銀之去路日狹而美國之銀鑛如河方決如川方潰倘非設一限制之法將何以善其後美國議院前者嘗欲思補救之策而卒無成議以致銀多而益賤歐洲各國皆不能行用無已即以價賤之銀購貨於東方用銀之國覺貿易往來倍盛於昔以為此中利益可以日富千金詎貨積過多無處可售銷路轉為之大滯溯至一千八百九十年至九十五年此五年中歐洲改用金幣者四國印度同時銷銀最廣是時以銀價日減銀圓即行停鑄俄國則鼓鑄金盧布無算歐洲各國商務之在東方用銀各國者如此美國之銀又如河決川潰不可防遏無怪銀價之賤日甚一日也使英德各國迄今尚未改用金鑄不知天下之財政若何使彼時用金之國無如是之多則不知此日之財政又若何斷不至一徹至此蓋用金之國繼起不止即用銀之國受患不已

誠有岌岌不能自立之勢。恐他日者必盡天下用銀之國。易而用金而後已。日本今亦將改用金幣。其日後之得失。未可逆料。苟能講求工作。不遺餘力。使出口貨之數。溢於進口貨之數。則庶幾有恃無恐。否則如目下進口者多。出口者少。利盡外溢。日本安有多金以應付耶。如是。大有損於日本。而無益於銀。且使東方用銀諸國。見其虧耗。必無敢蹈其覆轍。而改用金幣者。吾知財政終有大亂之一日。非急為設法。重行整頓。重立章程。不可救矣。

財政報載有歐洲各國行用金幣之年表。本館特著為論說以發明之。並附錄其表於後。以資考證。

-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國行用金幣。
-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比利時荷蘭二國銀圓。暫行停鑄。
-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瑞威瑞典及丹國行用金幣。
-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德國廢銀圓。
-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法比意大利瑞士四國。限鑄銀圓之數。四國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立約同用一種錢幣。四國皆可通行西人名此四國日。職丁國會因其文字皆根臘丁也。
-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意大利國銀圓。又暫行停鑄。

-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荷蘭國各屬地銀圓。暫行停鑄。
-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瑞士國銀圓停鑄。
-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法國銀圓。暫行停鑄。
-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芬蘭行用金幣。
-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法比意大利瑞士四國。均暫行停鑄銀圓。祇鑄小銀圓。
-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西班牙國。暫停鼓鑄銀圓。
-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奧斯馬加恒加利國。暫停鼓鑄銀圓。
- 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埃及國行用金幣。
- 一千八百九十年。綠馬尼亞國。專用金幣。
-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土尼斯在地中海濱行用金幣。
-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奧斯馬加恒加利國。行用金幣。
-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印度銀圓局。停鑄銀圓。
-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俄國鼓鑄金盧布一百兆圓。
-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智利國行用金幣。
-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考斯他立楷國。南美洲民主之國行用金幣。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日本國行用金幣

論日本用金後之弊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八月廿一日

日本報言有謂日本改用金幣後金價必日漲銀價必日跌各物之價亦將隨之而落而日本於外國商務必至進口者多出口者少銷路當大為暢旺該報以為此言實誤非探源之論也其言曰大凡金價之漲跌及物價之高低非一國所能主之乃必合天下而其主之縱使日本用金而金價日形騰貴物價因之而落則所有用金各國亦莫不如此何獨有利於我日本哉蒙以為我國依舊用銀則用金各國購貨於我者必紛至沓來趾錯於道倘用金幣則反是何也金貴銀必賤以金購貨於我其利倍獲利之所在人人趨之一旦易用銀而用金彼無利可圖勢不能不舍是他求向之購貨於我國者悉改而就中國及他用銀之國而我之銷路豈不大滯不甯惟是同是用金無所虧耗而我國轉因其無所虧耗爭購貨於彼日益見衆輸幣外國胡所底止故如是而後我國與用金各國交易進口之貨必日多於出口之貨實乃意中之事暗中虧耗不可勝言至與中國及他用銀之國交易則銀價既賤進口貨增而出口貨減亦勢所必至也如此而謂行用金幣後進口少而出口多者豈探源之論哉

論日本用金後與中國商務

譯橫濱日日報 西八月廿五日

日本某報云日本向鑄銀圓行用自議改用金幣而銀圓於三月間即行停鑄故日本銀圓之價漸漸增漲迄無已時目下上海銀圓益昂貴異常日本與中國商務因之大為減色如此情形本館固早已料之而亦早已言之今果然矣且猶有甚焉自是而後我知日本出口棉紗斷難興旺蓋印度之孟買棉紗將起而與我爭勝他日我國棉紗之銷於上海者勢必從此梗塞自來火出口之利今後亦不可恃故兵庫縣自來火公所已決計於九月初一日起停止出口恐猶不獨自來火為然也蓋金價日漲銀價日落百貨滯銷凡出口至中國之商務無一不敗在華商務既敗受害者不知凡幾而尤以海貨生意為最其虧耗折閱當有甚於一千八百九十四五年中日交戰之時也

星報記事

譯倫敦中國報 西七月廿三日

張樵野星使至德京相靈訪事人報稱中國擬以德國兵法訓練士卒駐相靈中國公使現正聘用德員以備驅策并向德國定購來福槍中國又擬重興水師一大隊巡戰各艦由英德兩國承造廠由英國埃姆司脫即廠置辦鐵路亦擬興築然舉其事必先有其力中國貧窘款從何出故中國欲興辦各事其首要在乎籌款中國本

思加收入口稅以爲整頓國事之用。傳聞張星使在俄京聖彼得堡時議及加稅一節。然此事各國之進止視乎英國之從違。中國雖求之甚切而終恐不能有濟也。

用心叵測

譯倫敦中國報 西七月三十日

中國山東海灣擬爲中俄停泊水師之所。有俄日報名考德靈者爲俄國海軍衙門所資以言事之報。西國官有私報黨有論之曰。去冬俄人在山東海灣測量後擬請中國政府設立屯煤之所。並建造兵房碼頭。初中國不願照辦。嗣爲俄公使所動始准其請。惟中國既無款項又無工師。俄遂允代經營。不費中國一錢。但造成後須中俄公用。現擬即行動工。想不久即可成一新港口也。考德靈曰。該港名爲中國之港。而實則已入俄人掌握矣。

俄皇誓語

譯京津西報 西八月廿八日

俄皇登極後加冕必誓於衆。俄之禮也。其誓謂終皇之世。或土地或財用。必使勝於皇登位之時。亦可以見俄之夙志矣。

俄國調兵

譯京津西報 西八月廿八日

近於各處探訪知海參崴相近西伯利亞邊界所駐之俄兵加添不少。現復自阿帶煞黑海口岸調大隊軍士前往西伯利亞。並於上海採辦米糧。不可勝計。連檣而北。

均係運至海參崴者。

俄租高地

譯橫濱日日報 西八月廿五日

探悉俄國請於高麗政府欲租釜山相近之皮疾海島爲屯煤之所。高麗允之。查俄人朝夕注望而不能去諸懷者。欲於南方得一港口以爲屯煤之所。今日之事原不得謂貸地高麗。卽爲侵佔高麗之地。如俄之屯煤於長嶺。初未嘗據日本之地爲己有也。惟窺其所爲。常以開疆拓土爲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一若多多益善。如此舉動。高麗必有不能自主之一日。比來日本亦大爲高麗所慢。高麗執政肆然爲之。絕不稍自隱諱云。

英日罷會操之舉

譯京津西報 西八月廿八日

聞英日二國本擬會操於北海道。以觀軍容之盛。今此舉忽已中止。求其故蓋以俄國方觀兵於海參崴。恐猝然繼軌而前。若有耀武之意。致啟他人疑竇。故罷是舉云。

戰守在人

譯橫濱日日報 西八月廿七日

近時英國水師中人皆好自暇逸。不復如曩年之能耐勞苦。故英國水師及商船中。多半用外國之人。而德國人尤夥。英國陸軍口糧甚重。而英人猶多不願爲兵者。是以英國目下。不恃本國之人。而專恃其屬地。然屬地之可恃與否。尙未可知。大凡兩

軍相接。取勝之道。水師陸軍皆不在器而在人。蓋前者奧國暨意大利國。兩國水師戰於離薩。在阿得力阿狄克奧國以木質之船。海口相近之島。竟敗意大利之鐵甲。豈非在人而不

在器之明證乎。

水師難恃

譯溫故報西七月十五日

英國舉行英君主踐祚後六十年慶典。乃大閱水師於拋刺毛乎司。歐美人來觀者。皆嘖嘖稱道之。方各艦之分行列陣。順流而下駛也。力大氣雄。橫絕一世。自有水師以來。未有如今日者也。雖然。物之強者。遇其尤強者。而其強不足恃。夫水師之盛。若我英可謂極矣。然而數年之後。將有一物焉。出而制之。全隊雄艦。皆化為烏有。有心人憑軾之餘。不禁怦然而有動於中也。名人麥格息晤。近曾揚言於眾。謂有一器可使鉅萬噸鐵艦。一轟而盡。蓋麥君新製一利器。曰空中魚雷。此器一出。而攻戰之局。必為之一變。夫魚雷行於水底。水流潮汐皆有阻力。致令一轟之勢。遠不及一英里。若行於空氣中。則可以炸藥一噸。轟至九英里之遙。隨所向而無不如志也。祇以小艇載二十四寸口徑礮。或魚雷管一行於空中。足以焚敵艦於九英里內。猛厲若此。有當之而不靡者哉。且其值甚廉。據麥君說。以一大鐵艦之值。可造空中魚雷艇百。費節用宏。莫此為甚。

又有德人吳而夫。溫脫。創製一船。能飛行空際。為軍中之用。前月中吳君試行其所製之船。失足而歿。風聲一揚。眾情咸注。以為吳君雖已矣。而此船則數年之後。必大行於天下。吳君雖死猶生也。蓋從雲氣萬疊中。墜魚雷於敵艦。建領之勢。何堅不摧。我國水師。將廢棄於無用之地矣。

美國日報紛紛傳製造水底船之法。日益精進。近復傳有美人名和蘭者。所製之水底魚雷船。能載水手人等。同留水底。駛至敵艦底時。形聲俱無。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以魚雷安設於各艦之下。然後移泊於離艦較遠之處。以電氣轟發之。或預置機關。及時而動。此說若確。其震驚我國水師。為何如乎。

且近又有人於電氣中。思得新法。足以遙制敵艦。其法以力能及遠之電浪。見三十冊激發水中。敵艦藥彈船觸之。立即自焚。

由此以觀未來之事。雖欲窺測於萬一。亦幾不可得。所可決者。此後史冊之上。必不復見有整備水師如今日矣。有興必有廢。循環之理。有固然者。局勢至此。我英亦惟有順以處之耳。夫我英之所以能首出天下者。以有堅定之志。不貲之富也。持此以應變。而猶何恐乎。

民主流弊

譯公論報西七月三十日

美總統麥荆來自即位以來徒擁虛器毫無作為故雖負總統之名而應有之權皆旁落於他人之手美國之有總統與無總統同矣今麥荆來巍然在上惟署名與一切虛文是其事耳若夫總統所當為之務當盡之職已歸之於無何有之鄉四閱月以來政權國柄以漸而去庶司百職名為總統簡派而實則上議院議員之權重者專之總統惟畫諾於簡書之上耳即各條約總統亦惟上議院之員是從上議院曰可總統則可之上議院曰否總統則否之所以收屬檀香山一節亦由上議院主政與總統實無與也總之麥荆來之為總統各黨魁舉之也故麥荆來今日讓其權於各黨魁而總統之名於是乎不正前總統克利佛稜脫於凡總統所當為之務當盡之職必竭其心力而圖之不阿私所好不曲徇眾意惟以總統之權為總統之所應為而已議院諸員以其忤己也皆不悅今麥荆來則與議院通同一氣俯首承命惟恐不至蓋國中僅有議院而無總統矣可為浩歎非但此也議院諸員能主張國事者惟勢大黨盛之數人而已故總統固雖有而若無而議院亦不得謂之有也當公舉總統之日有仗權勢以相恫嚇者有行賄賂以求逞志者堂堂美國而紊亂若此不亦大可哀哉

按美國分南北黨兩黨相誠必過甚其辭故報文所言如此

日官知自主之國應有之權續記

譯橫濱日日西報廿七日

西八月二十二日日本外務省接和蘭國兼丹麥國公使覆文言駐橫濱丹國領事違背公法捕罪人於日本境內事其文曰本大臣聞知神奈川縣知事因橫濱丹領事違法捕人與之爭持不下一事本大臣當即令該領事釋放其所捕之人該領事遵照辦理之准該犯保釋並責國寬大為懷與該領事盡釋前嫌若貴國必欲根究則本大臣惟有請命於丹麥國家而日丹兩國交誼將為所損矣願貴國畧此細故重歸於好云云此書婉言商懇語意和平蓋欲日本寬原丹領事而寢其事也

論日本治臺灣

譯橫濱日日報西八月廿五日

臺灣隸日本二年於茲矣而政治未修盜賊未靖騷擾劫掠之事幾於無一禮拜無之日本政府屢欲移民至檀香山至巴西何以於臺灣獨不遷徙以居之俾為繁庶之鄉殆日本百工之在他方者必待歐洲之人為之督率誘掖方能業其業事其事耶憶前歲抗敵中國其調度之方誠可謂美矣善矣而用以治臺灣一島反多形棘手何也

暹王遊歷續紀

譯倫敦中國報西七月廿三日

聞西本月三十日暹王將重抵英國與耶克公爵英國皇相見於司匹脫黑特後即駐蹕泰潑落考脫離官一二日然後詣梅亦特恩黑特地在英約居三禮拜多則一

月再赴德國所欲游歷之德地均已預備供張矣並悉西十月間法總統福挨自俄回國後暹王擬由比利時啟節游歷巴黎斯京城不從德國前往到法而後法總統必殷勤款接待以上賓之禮惟暹王之行宮設於何處尚未擇定以扈從者衆非有渠渠廈屋不能容此多人也憶曩者法與暹羅因交涉之事彼此頗懷疑慮今得俄皇雅意爲之排解而前嫌盡釋和好如初故暹王有法國之行欲與法總統爲兩君之好也

暹羅考

譯倫敦中國報西七月廿三日

駐英暹羅公使參贊英人浮乃君知暹事甚詳作暹羅考於倫敦商務會讀之以美暹羅其詞曰

方暹羅之未侵於法也有地約二十八萬方里而我歐之人鮮能知其詳者良以暹羅雖濱海之國而不附近於航海東行之孔道地僻則探究爲難也至於今日而歐人之耳目羣焉以屬於暹羅蓋有所希冀於其國也考暹羅國史本非不振之國觀其遠適異域研究學術亦非無教化之邦暹羅鄰近諸國如肯卜提亞嘗越海而併安南其強盛可知而今已墟矣安南緬甸向皆自主之國而相繼淪滅惟暹羅卓然有以自立嗟乎興衰存敗皆在人爲苟能有志何謀不遂彼自負先見之輩俱逆料暹

暹羅之將盡今固何如乎

暹羅向例國中賦稅不由官理而任人包辦國家著有定數其人苟能如數獻納則徵收之權卽歸諸其人之掌握國家不復顧問是乃衰世之政百弊之藪夫人而知之者也所以暹人不畏難不瞻徇毅然決然以整頓課稅爲當務之急蓋國家之有課稅者所以集一國之財爲一國之用也暹人亟亟變法以圖自強設不加以整頓則將何所藉以行其新政乎暹人於此思之深而得其故矣諸稅課現已派員督理各員皆有定祿包辦之風以漸而去近今定有新例抽收漁稅亦派員主之予以定祿不准包辦如此則實征實解而浮收中飽之弊除矣此非紙上空談鋪張揚厲暹人蓋實能行之也今稅務各員之受祿者百二十位高者五人月俸暹銀二百四十圓合之金鎊爲每年百八十鎊次者八人每年百二十鎊其餘則皆每月百鎊包辦稅務者尚有四百人因三年期限未滿不能中止以失信於此輩然不久必盡變爲官辦也暹廷曾向印度政府商請撥調熟諳稅務者數人爲暹廷之用有二人已應其聘每人年俸八百鎊暹廷可資其助以行其志矣

征收監守及稽查帳目三事各有專司征收由省中委員承辦收得之款由委員解送十七處總局每總局有分局二三處

暹羅稅課以地稅為大宗。地稅之中分為二類。田畝荒蕪。人民稀少之處。則就其已耕者征之。其餘一概豁免。若夫田畝墾闢。人民繁盛之區。則不論已耕未耕。盡征之。惟稅數則較輕也。暹羅以雷計地。每二十方丈。實雷一。法實雷一。長六英尺。為一雷。合法國黑克太埃。積一萬方米得而成一黑克六分之一。錢曰賽稜。一賽稜值四本土。阿尤梯亞之北。多沃壤未耕之地。連類而征之。每雷一賽稜。其南多廢田。僅征其已耕者。每雷一賽稜有半。耕種之利。舉其中數。每雷可獲暹銀二十的格。而約為暹米十五袋之值。地稅以外。加樹木。番茹。各種菜蔬。甘蔗。皆有稅。值百而抽其九。米無稅。若載運出口。則有稅。百姓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每年納丁口稅六的格。而房屋之在暹京者。抽其租金百分之九。鴉片烟稅。每年三兆的格。而酒以米釀。每年約可抽二兆的格。而賭舍本亦有報効國家之款。今暹政府。顧念國體。悉予革除。而籌他款以補其缺。自四月以迄於今日。各省賭舍之封閉者。多至三四百家。魚稅每年十萬的格。而入款總數。每年約有二十四至二十七兆的格。而陸軍水師之官俸。及各項用款。每年約需二十一兆的格。而

滅火藥水

火起之時。救以滅火藥水。其火立熄。此種藥水。製造極易。可以家喻而戶曉。其法用

譯美國格致報。西七月廿四日

未完

食鹽二十磅。淡輕二淡。養五十磅。以水七格。倫化之。每格倫合英國裝入藥房所用之薄玻璃瓶。塞以軟木。而封固之。勿使洩氣。火發時。即以瓶擲入火中。破之。設或火發於絨綢布疋之上。瓶擲不能破者。則當先破其瓶口。然後遍澆之。澆時其藥有氣能助火之熱度。熱度大發。頃刻即熄矣。

奇鴿

譯橫濱日日西報。西八月廿七日

曾探北極端人南生之妻某氏。畜一鴿。能遞信於數百千里之外。靈捷敏幹。出乎其類。一時呼之為奇鴿。南生探極記中。有一則云。渠行近北極時。其妻在家。獨坐岑寂。馳系方深。忽聞有物飛觸於窗。琉璃聲鏘然。啟而視之。一鴿翩然而入。則其夫於三年前。攜以俱出者也。鴿遞南生書至。其報平安。并言已行近北極。初南生繫書於鴿。縱之使歸。鴿遂覓路而回。其主之故宅云。

路透電音

德國之意。非和議草約。先行簽字。不願會同各國。再與希政府商。俄法兩國。已允照英相沙力士勃雷侯所議辦理。奧國則左袒德國。西八月廿六日○俄法結好。俄人舉國若狂。在路見法船水手。即擁諸於懷。見法水師官。即覆之以花。○俄皇及俄相。伯爵摩拉。肥合夫。與法外部大臣哈拿禿。於昨日會商。西八月廿七日○英國輪船名格蘭格。阿意爾

者。在濟白老透海峽在地中海與大西洋之間與一別船相碰遂駛上沙灘搭客及水手皆得救該輪旋經拖往濟白老透修理○法總統福埃已自俄京聖彼得堡啟程回國○暹王已抵德國撲此得姆地方德皇竭誠接待西八月廿八日○因麥價騰貴法人於穀稅噴有煩言恒加利官報言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一年中環球出麥少五十兆密得石○希土議和之事日變不測英相沙力士勃雷侯又擬會同各國公保希臘賠款而代希經理某項等入款希臘覆之云現尚不知賠款多少何項入款可作賠款之保無從指撥○克利脫人會議決定即行自主西八月三十日○各國又公同照會希臘政府議賠款事○英國皇太孫即克公爵及其妃往遊阿爾蘭阿人竭誠接待○太晤士報論東方商務英國向執牛耳現將為日本所奪○俄皇曉諭俄法聯盟德國報章聞之並不張皇謂倘法國有復讎之舉俄國必不助之英國報章亦不以聯盟為不然以為惟其聯盟可保太平○中國東方鐵路已在斯丹尼薩動工西八月廿一日○希臘覆各國擬以印稅作賠款之保每年有十一兆德拉乞馬○法總統福埃已回抵巴黎法人歡呼迎接大廷廣眾之中人皆倡言聯盟之善○法總統回巴黎時馬車行經墨德藍有一暗藏炸藥彈驟轟幸車已過未傷○德國報章言俄與法聯盟俄欲使德法日加親近惟不利於英國西九月一日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續第三十八冊

譯世界雜誌 西八月一日

中國既准俄國築鐵路於滿洲又准其開礦產法國亦欲倣此例於是乎欲築鐵路自安南東京至中國南方接續而至漢口並開煤坑及鐵坑某公司頗周旋其間蓋中國政府必允其所請也夫法國欲併吞中國南部之地而垂涎於此久矣近聞法國軍人等頻建併吞中國策中國雖亦稍諜知其奸計而加警戒然何能為也德國亦雄心落落的利克路尼克兒報在德京訪事云近者俄國之威勢應及中國南方黃河之邊英國之威勢蓋在揚子江沿岸及其南部我德國亦能伸張商權於黃河及揚子江之間則幸矣蓋中國黃河是為俄德兩國互爭權力之界境也法雖見俄伸張其權力於黃河一帶之地然必無欲沮之心若見英德兩國樹立商權於揚子江南部則必欲沮礙二國所為然則法國所以建奪雲南之策者豈為無故乎蓋雲南一帶之地實與緬甸接連則起見於此亦豈偶然哉中國其何以待之噫 未完

英名士論中國貿易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八月廿二日

英國名士色美孫氏嘗充領事駐紮上海多年矣頗通曉東洋之情形頃於義兒得喝兒之地為伯利士得兒商務會所演說中國貿易之事畧云英國貿易不能擴充

於東洋不可不於中國擴充以補之也。千八百九十六年^即我英國輸出中國者其棉類計五億四千三百萬耶得。又輸至日本者亦應有一億之多。中國洵爲我棉花事業好銷路也。昨年中國購我棉花約金五百萬鎊。意者其數之半。則必爲我勞工所得也。今天下方競保其國利。而中國貿易所以能利益吾人。豈不由其海關收稅之輕哉。中國關稅之率。值百抽五。爲中英條約所定。非至三十年之後。不能更變此章程。然吾人尙猶以爲未足也。何則。要使中國開通貿易。便內地之往來。斯爲上耳。且夫中國立法。不善極矣。有內地稅。足以沮礙其貿易。又道路極塞。亦沮礙商務之一大端。於吾人不便甚矣。此吾人所以爲深念也。幸近時中國特准我英國開通西江。主此地貿易之權。西江在廣東省上通廣西。吾人僅出一河口稅。即進河口稅也即能輸進我貨物於梧州各府地。法人久築鐵路。將從東京至雲南廣西省。雖我英人亦欲從緬甸入中國南境。開築鐵路。然恐皆屬徒勞無益。唯我英人能收利於西江。亦云足矣。夫揚子江之來源。上通宜昌。過三峽。即可入四川重慶。吾人既得其利權矣。乃又得西江。始願不及。實所深喜也。今觀中國鐵路情形。從上海至天津鐵路。約二百五十英里。未見築造。僅從天津北京約八十英里。將就竣工。財政之困。至於此極。今擬救治其困。無有他法。唯在興築鐵路。開發國內之富源耳。中國現情。頗不便

於交通內地。故雖有物產之富。無由輸進於各埠頭海口。而收其利。在中部地方。僅此長江一水。當稱利便。其餘三分有二。未能交通。故除高貴之貨物外。舉不能輸送異方。穀禾之類。惟供出產地方之食用。即大有年。亦惟滯積於一方。無由販運及遠。東雖豐稔。不能救西北之饑荒。眞可歎也。余於中國貿易。考察多年矣。苦不能得出進之均衡。蓋所輸進者多。而所輸出者極少也。長此不已。則中國將破其國家之產也。爲今日之中國計。莫如減輸進之貨。而增多輸出之貨。尤莫如借資本於外國。而興辦鐵路事業。蘆漢鐵路。事久未成。夫借外國資本。以興工商。原未必爲至難之事。要在辦之者得其法耳。苟如此法。以增多政府財庫之富。轉弱爲強。轉禍爲福。如探囊取物耳。要之中國之富。實存於其人民及土地。但能力去阻礙商務之弊政。即指釐金及道路之不便等也則其商業之殷盛。必可期日而待焉。

中國擬留意農業

譯國民新報 西八月十四日

中國農業素未善。政府中近頗留意於此。擬聘美國伯利兒來中國。振興農學。日前既發電音於伯利兒。伯利兒已應允中國之聘。將航海而至。蓋中國政府。先設一農場。以示典型於農民也。伯利兒以千八百八十八年。卒業於美國哥兒捏兒大學。頗深於農學云。

英外務協辦卡孫氏之言必有所見豈承英相沙列士勃雷之意而公言乎果爾則俄國侵犯朝鮮之計不能復行也意者日英之間必已訂有專約以阻礙俄國南下之勢者矣如俄國軍隊有蒞朝鮮國境則日英軍艦必連衡以從事也語出於卡孫氏之口或非無因乃知東方之事新開一生面也

論德國外交 續第三十七冊

譯國民雜誌 西七月十一日

今通曉德國情形者必謂德之結俄即其福利莫大焉況由俾斯麥善成其事此豈有遺議者哉俾斯麥本以禦外侮爲至念當其國人鬪牆之時屢苦言於議院之中遂至結親於俄國於是德俄專約成德法之戰俄國守局外之例中立而不動豈非爲有此約乎或評俾斯麥云彼所欲爲之事無不爲所欲爲又善施巧計反勁敵爲至交即使通詞峻拒責問同盟而人尙不敢生離背之心如使他人居俾斯麥之任豈當其樞軸則必至紛糾錯亂不可復收拾昭昭可見非其人生具奇才妙善轉環烏能使與德有隙之俄皇而引爲密友非蓋世之雄才而能如是乎然盛名之下鬼瞰其門民心漸厭其所立政策德皇亦稍思安逸於是乎外交嚴峻之形一變而爲

號三

柔弱之態俾斯麥掛冠既去國民謳歌新政不乏其人凡疵議其所行政策而與之爲難者亦間出曰彼之政策雖云鞏固國本以保維和局其實乃阻國家之進運以使國家陷於危地者矣今試跡其所爲彼之求親於輕窳不足爲賴之俄國與賣國何以異夫奧意果有何過乎疎英果由何義乎結一俄而招三國同盟之不便且其政策多不從殖民上留意極其民弊所至非矛盾之府則歸曖昧之鄉耳假使其長在相位則恐遂至賣德國也是可異矣又論客年俾斯麥暴露秘密條約云有國家者於外交之上凡一切內情宜如何秘密嚴守不待論而自明矣德俄密約此何等事可輕露哉卽爲一人計不爲國家計亦不應如是乃彼則竟暴露於天下而不悔焉豈非破政治家之德義乎如此則何足以稱有政治家之義乎意者老夫耄矣無能爲也人至耄年志氣衰亂致有此也不然豈復有因私怨而累及國家之大事哉或又云俾斯麥暴露德俄專約蓋有二由焉其一爲不慊於今德皇及德相所爲之政策其一爲俄皇到德不週訪俾斯麥之故也其前說姑置不論至其後說則未必無深意在焉雖然以俾斯麥之智何不悟其間之消息也聞此次俄皇本有過訪俾斯麥之意而恐聳動外國耳目或致密約漏洩故不訪耳俾氏不解俄皇深意所在誤怨俄皇謂俄方利用法之賢本援法爲腹心其意將以德英爲敵也乃不暇細思

精慮忽將往時之秘密條約暴露以快一時之私憤然不復思失信於俄兼使奧意懷疑大可慮也德人評俾斯麥如此雖然彼何人哉彼其相業如此之盛烏有如此之陋哉以余觀之彼實慨德國現時外交政策之不振故出於矯激之舉耳且夫俄國本懷虎狼之心與之者宜知所警焉則俾相之爲此舉欲以聳動列國之耳目而一變歐洲之情形也察其心術未嘗不胚胎於公義悠悠之口未免淺之乎測俾公矣

夫俾斯麥爲德今皇所黜免爾來德皇之政策往往與俾斯麥所設施相背馳殊懷悒悒久矣當是之時俄國尚欲續舊盟更訂密約而德國內閣斥絕之豈非使俾斯麥積年之苦心歸之夢幻泡影乎然則其蓄不平之心亦豈足怪哉且夫近時法國與俄訂和親交情極密有將凌德之色矣彼之公忠於國不堪憤慨則怨俄之念又必生矣前者俄皇之巡游歐洲也駐蹕於法頗久國中無處不到屢與總統歡語又引見其外務大臣總統即福兒外務大臣即亞諾得也而法民亦歡呼迎送俄皇和氣藹然其到德也止駐蹕於柏林即德京也且並不訪問俾公之家俾公意謂俄意在疎德故有此也雖然之數者本私情耳俾斯麥本懷匡正國家之志再造德國實由彼一手之功也豈如是之大英傑人肯以私情誤國家之大計哉無亦必有所觀於時勢也況其所訂之

密約尤不宜秘之于今日秘之於今日是徒招各國之疑惑甚非國家之福也要之俾斯麥暴露密約蓋猶是彼晚年之權術耳如德國政治家有眼光如炬者則必能悉其意所在必無以渠之心爲嫉妬也余故曰難俾斯麥者是即損德國威望之人也抑俾斯麥嘗結和親於俄又訂盟於奧意其所施政策止於至善固一定不變者也夫德之於法謂親俄則可以無憂矣然不思俄本無信朝變暮改是俄之常也則德更申盟於奧意亦似不得已也夫殖民政政策德國之所以得有今日豈果由誰之功乎不言而明矣俾斯麥外交之策其善如此及至卡伯里維與噶邊魯哈二相所以外交之政策則無有一定宗旨故頓挫敗折無善之可稱德奧意三國之盟亦益欲解而英國交情冷如潑水往日所孤之法今也則固將稱霸於歐洲而德國殖民之政策不振之甚他日之事始不忍言焉於是乎中道沮喪改其常節獻媚於宿仇遂釀成遼東干涉之事貽天下之笑柄俄法拍手竊笑曰豈子何爲且不止此一事也又欲訂親於英亦爲所拒斥抑何其失計之甚也天下大勢羣強並立曰兵曰商同出於戰英德皆以商務立國不同其利德所得即英所失也英人曰德欲親我是欲奪我利耳倘我據有海關稅之利權沮礙德貨進我本國及印度等各屬地殖民地則德將出於何途乎尚欲以親我乎兩國利害之懸如此矣而與結和親不如決

優劣於實力也。議論紛紛。大率類是。然則英德結親。亦不足相益也明矣。甚矣今日德國外交之不振。誠非吾人意料所及也。近則雖以意國之小而力微。猶且輕視德國。奧亦欲結俄而疎德。嗚邊魯哈。方寸頗亂。心緒亦惡。亦將掛冠而去。要之俾斯麥之外交。固皆有一定之見。而爲此矣。自俾公掛冠而去。德國外交之政。無復有旨意之足觀。嗚呼。爲德國民人者。豈能無今昔之感乎。

德國海軍及殖民政策

譯國民新報 西八月十七日

德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始創海軍。以歐洲論。惟德國爲最新設。天下所知。亦列國所注視也。海軍員弁數。雖未能驟及英法俄之多。然於德奧意三國中。則其霸權已自意國移德國矣。意國雖有堅艦勇隊。然其財政紊亂。不能養成海員。又不能製造新艦。漸漸背馳時勢。德國於是乎得駸駸焉崛起稱霸矣。此近時之事也。夫德國代意國稱霸於歐洲。英國所大不利者也。德不爲英友邦久矣。今不獨不爲友邦。而甯爲其勁敵哉。意則雖未爲英之盟國。而意氣交孚有素。亦非一日之故。譬猶春女含情。而未露言矣。德國海軍。自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以後。日有進步。洵可驚歎。查該國議院稱其海軍之經費。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後。較前增多五倍餘。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分。北部德國同盟州。支出百二十萬一千磅。而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國

中海軍費。又增一倍。爲二百一十一萬九千磅。至維廉二世登祚之時。則爲二百七十萬磅。至昨年分。則爲四百三十一萬五千磅。而本年則爲六百四十五萬磅。今皇卽位之後。纔閱九歲耳。然增多新艦者八十六隻。今皇及海軍大將麥兒紅氏。猶以爲未足。將更要求議院造新艦。顧滔滔天下。其服膺麥漢大佐之海軍教訓者。豈止一英國哉。麥漢氏英國海軍大佐嘗撰海軍權力論風行歐洲名聲著於四方近德國民稍不悅德皇所欲爲。故德國政府將欲期之四年。製造戰艦四隻。大巡洋艦六隻。小巡洋艦六隻。及水雷艇三十六隻。議院亦不贊成之。蓋國民漸知德國欲爭海上之霸權於英國。而戰端將啟。塗毒生靈也。議院中所見異辭。不欲贊成德皇及其閣臣所立策。豈無所由來哉。

近時德國轉輸搬運貨物之業大興。亦所以欲擴張其海軍也。自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其船舶噸數。已加二倍。通商貿易。又加四倍。雖未能及英國所爲。而於法美已足以輸其一籌也。雖德國船舶噸數。未及英國。然英國船上人員。尙間有以外國人充補者。德則絕無一異國充船上人員之人。是英所以遜德之一也。又德國船舶。速力在十九海里之上者九隻。而英國僅有七隻耳。是英所以遜德之二也。德國輪船公司。受保護銀於其政府。而英國不然。是英國所以遜德之三也。德皇

銳意欲興盛海軍如此。經綸天下。政策之所出。實主持者。不過一二親信之人。其人爲誰。則麥是牙兒男爵所策畫者多也。

麥是牙兒男爵持論云。我德國人欲專有天下之大利。必須預備足護水陸兩軍兵力。以培養元氣。是則不可不確然建樹天下經綸之策。奚待論哉。噶邊魯哈公亦斷言云。我國須備具至大強力海軍。今夫在內則足以備防禦之用。在外則足以赴國家之急。以保護德國貿易。倘不能完備海軍。將何所持乎哉。二公所論如此。蓋經綸天下政策者。必於地球上到處保護德國利權。又於到處保護德國貿易。使敵國海軍不敢嚮邇。以師船爲體。以商船爲用。蓋欲行此政策。必不可不求完備本國至大強力之海軍也。

德國除南部亞非利加及東部亞非利加等之一部外。屬地無多。未有殖民之利。且此二地者。唯不過有通商之利權。非真能移其人民。殖其種族。以爲其屬土也。故邇來積年蓄志。欲創覓一殖民地爲其屬土。然其人口。年年減色。不能增多。所志未遂。萬不能與英俄年年能增擴其殖民屬地者比也。然則德國將來果能求殖民地於何處乎。今試屈指數之。

一曰南美洲。夫南美洲之地。疆廣地肥。產物饒多。德國殖民於此。業已流入伯拉

西耳及亞兒甚丁等。意者將來必開境於四方也。南美諸小邦屢失政。內訌外患。無有已時。德國見之。豈不挾雄心於其間哉。雖然如德國擬併吞此等諸小洲。則必啟釁端於美國。是非大擴其海軍。莫能徐行南侵之策。德國等之審矣。況現時雄國相望。虎視眈眈。皆欲奪其屬土。南美洲諸共和國介乎其間。獨擁地球之富饒。此豈諸雄國所能忍默者哉。然則德國謀染指於此富饒之地。亦豈諸雄國所不知哉。意者德國亦必不犯美國之逆鱗。而罹其害於不測也。

二曰中國及土耳其。德國垂涎於此二國久矣。六都維都男爵常云。德國須得殖民地於中國及土耳其。斯足以強國而富民也。何以獨注意於此二國哉。蓋諸雄相向。二國瓜分之日。已不在遠也。虞連斯伯度報者。德國殖民黨所賴以發其議論者也。嘗著論云。須割斯密兒那地方於土耳其。以屬德國。然恐爲俄法所阻礙也。德國垂涎於中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往歲即言千八百九十五年也其干涉日本之事。亦爲此也。麥是亞兒男爵嘗論於議院云。中國瓦解之日近矣。我德國不可不先干預以成其志。則唯在備大海軍以力待之耳。德人頻用權謀術數。欲以奪舟山島。爲得屬地於中國之起點。其意蓋欲效英人經營印度之謀也。雖然中國之大。豈不能敵一莫色兒鎗哉。德用莫色兒式鎗故云爾今夫日本及英國。並以中國爲好市場。其貿易極盛。則豈能袖手旁

觀一任德國所爲哉。然而德國在中國之貿易未能驟及日英之殷盛。思欲步其後塵。出於此策。抑不得已也。

三日求荷蘭之歡心。夫德國夙窺東印度。欲與荷蘭聯盟者久矣。故常汲汲迎都蘭士巴兒之意。厥有二故。其一爲求好。荷蘭人皆知之。其一則欲沮礙英國伸其利權。以扶植其勢力於南非洲也。然英人謂我國現有殖民地於澳洲及馬來半島。非一日矣。何物侵畧國德。敢欲假蘭屬爲基本。以出於我東印度乎。苟有如此者。則我英人惟有以干戈沮止之耳。要之英國殖民政策。在今日地球之上。不免與德國相牴牾。德國於未奪南美洲中國及東印度之前。爲英國者。必力爭先著輸贏。勢所必至。由是觀之。有國家者。擴充海軍以立富強。豈偶然哉。

四日德國何故欲開地於海外乎。德國經世家謂我國於大陸之中。即指歐洲大陸也。未嘗懷不足之念也。然其所以欲開地於海外。蓋爲備俄也。俄人現有二百萬人。分住巴兒地克諸洲。而德人分住在奧國者。約千萬人。則俄國一旦崛起。西向而前。其必與德人不相容明矣。千八百六十六年時。德國武斷黨士人等。首倡宜合併莫黑美亞及西列西亞之議。此策果成。則恐危德國也。必矣。何則。俄人直下。即進卡巴西安。使奧國孤立於俄人重圍之中。此豈德國之福哉。德人西向瑞典。則法奧二國必阻礙。

德志。即向丹麥亦然。蓋欲親丹麥。則必與俄相背也。然則德國宜乘勢而窺者。獨有和蘭。所患法人不肯贊成耳。德國艦隊。自魯都的兒當即和蘭之地也。至英國海岸。數點鐘即可達彼。德國欲合併他國。英國豈能毫無知覺。然則德國不能增擴屬土於大陸。此其所以將開新屬土於海外也。

泰晤士報論布哇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八月 初七日

泰晤士報論布哇之事。云布哇本爲獨立之國。緣於千八百四十三年。英法比美既認其獨立。則在今日。固不得歸之於他國之屬下。不待論而明矣。如有一國欲收之於其屬下。則必不免曉舌於外交之上。然以何例獨立之說而論。則該國土人及雜種人等。應居該國人口之首位矣。但此等人民。愚魯者多。極蒙昧於政治之見。則文明有教化之國人。住在該島者。極有關係。英法日德及中國等之國民。能不念利害之關係。任美國獨得合併布哇。而擅其私哉。若極論各國在布哇之利害。則各國或有利害之大。尙遠出於美國之上者。是故前四年有欲令列國同保護布哇之議。究不爲各國所贊成。今美國欲合併該島於其國。雖假何等之名。而揆以美國之政治制度。終不能免旁人之藉口。事如有成。則是美國於其政治制度之外。特開一新例也。可乎。不可。

馬尼拉叛徒飛檄

譯國民新報 西八月 初十日

馬尼拉頃復叛西班牙政府。黨魁埃米里嘔亞奚那兒飛檄於四方云。嗚呼。吾人苦西班牙之虐政。無所告訴久矣。天下志士請聽吾言。語云。天下一家。吾人固不存人類種族異同之見也。如馬尼拉人也。如亞細亞人也。如歐美人也。苟懷抱一視同仁之志氣。尚國家之光榮者。願來藉一臂之力。以拯吾人於塗炭之苦也。吾人苦西班牙之虐政者久矣。彼所謂教士者。假宗教以行其虐。以其宗儀為奪掠暴斂之具。無一毫仁慈道義之念。禁制人民。暗無天日。追呼奪取。而不復思及國家之失民心。其於洗禮也。於婚姻也。於葬送也。貪斂銀錢。如饑求食。其信奉宗教者。無銀錢則視之如罪囚。惟富有財貨者。乃得受其寵福。我祖宗所遺之田園。亦為其所奪。吾人終歲勤力於隴畝。千辛萬苦。所得穀禾。又復為彼徒所奪。民不聊生。且島中大小政治。皆以賄行。專制。無所不至。島民其尚有生全之日哉。夫舉島民之利權。一任貪吏暴官之意。無法律。無紀綱。而民人所納貢之租稅。則為官吏所濫費。並不得小裨益。吾民之用。天下之弊。至此已極矣。嗚呼。官吏如此之為。所謂文明者。果何在乎。所謂教化者。果何在乎。吾人本非好亂。樂為此不道之事也。乃寧殺身以圖謀更革新政。蓋出於不容已也。有心世道之君子。其共諒之。其共助之。

地球二大患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八月 十七日

英報云。德皇頃語人云。天下有二大患存焉。一為歐洲某種族崛起之患。即指俄該人種意謂文明足以張其威武。武烈足以成其雄圖耳。一為新世界指美洲某國即指美國將欲大開干涉外國之端。焉知異時不遂干涉舊世界指歐洲之事哉。苟如此。則歐洲亦或啟端於該國。未可知也。是余所以為深憂也。世有謂余欲擾歐洲和局者。屢藉口以沮礙余事。然不自知彼將擾亂歐洲和局之為害大也。余豈不自知哉。余務自克己耳。

得淚女史與苦拉佛得女史問答

譯世界報 西八月 初一日

得淚女史者。英國勤勉聞名之人也。苦拉佛得女史者。英國三種新報訪事。現駐法京者也。頃得淚女史訪問苦拉佛得女史。錄所與問答。登諸天伯兒報。今譯如下。得淚女史問云。貴女史久以在報館執事。馳大名於江湖。豈以此職為最適女人之業乎。

苦拉佛得女史對曰。君言是也。雖然。女人蒲柳之質。受之天命。他務未遑。此無可如何者也。凡在報館執事。非體軀足以堪其事業。耐忍足以成其事業。則決不能為也。是二者。予幸能之。抑論觀物之力。女人質性。實能遠出於男子之上。予自幼酷愛繪

畫嘗以數年之力學習此藝今予得以在報館執事立於世途未嘗不歸於繪畫之力所得也此雖一技藝之末然以繪畫之法用以觀物之形體位置點線色彩等亦有格致之理存乎其中予既得觀物之法用力於此又能曉通此理則更能開悟於文章妙竅且匪夷所思也是故予常告好愛文學之女人宜學習繪畫且縷述其中效驗而一再不已也夫創造繪畫之事未嘗與創作小說西人以小說為之事相異也西人以小說為之事相異也況美術西人以繪畫彫刻之與文學又本有至密至切之關係乎誠益人之事也音樂詩歌為美術得淚女史問云英京女人多為報館執事者彼法京女人亦如是乎

若拉佛得女史對云亦有之然風氣未全不能及英京之殷盛也法京女人苟在報館執事則法人士必以為輕佻不淑豈不可慨嘆哉不獨女人在報館執事者為世所譏刺其為美術家者亦頗招人物議雖然法京富家女人為美術家及為報館執事亦有足稱一代大家之人才輩出何地蔑有屈指計之蓋為不乏其人也惟間有本無節操之婦女託名於報館之末貽人譏議致累及於正大公明之執事人為可慨耳非亟杜絕此弊竇挽回此積習則世人以女人在報館執事為嘲笑之資終無已時也是予所慨當以慷者也

時務報館譯編

無烟直線彈 譯法人路加尼文

求在我者譯

近今四十年間歐土之於軍火器惟求新費所不計計自前膛槍礮一變而為後膛其費已不知凡幾而法國於千八百七十年新敗之後亟思厚其兵力以杜遠近之患思逞者因發憤創造格拉士槍膛徑十八釐邁當者四百萬桿其彈行之初速一秒行四百二十邁當前古所未有也由是列邦之槍膛一變而為十一釐者不數年間凡二千四百萬桿一若不容法國之獨先而法國迫不及待因思火藥之烟可去也去之其利殆不可言蒙按已不自昧一也人不知踪二也速力恆倍三也有大將某又屢易其處以施放所謂無烟藥者先是二千八人往攻之彼十人者因分爲十處見烟起莫測守兵之眾寡也大連灣之戰我軍火藥烟霧不散我不能準敵徒供敵以準我其然放不響之弊更無論矣購之者一人用之者又一人其痛癢不相關何殊秦越人謂中國因試驗槍礮而死者多於殺敵之數又謂惟大閱時其信藥等類堪用夫既專供迎送與操閱何若空耗天下有用之物哉然則西人之欺我與我之欺亦亦惜物之道歟至其收買時則貴同拱壁而收驗後則棄置如遺者無他一無可取也藩庫一枚當十錢猶必載之檔卷傳之後任而百千萬金之軍實從未聞有散失者有挪移短少者何中國人之廉賊以視外國兵部彼真多事矣嘗謂若令盜賊戶部可多萬萬由是列邦之材力聰明又一變而為無烟火藥矣知其為火藥王也罔弗窮搜冥討初試之於十一釐膛者彈行之速驟增二百邁當無如無烟火藥力其發彈也令彈自轉轉之速與行之速速至一秒五百邁當其因速所生之熱已將彈

子之鉛全體銷鎔於膛內用是思倍其鉛之分劑而裹以鋼銅衣又無如轉動之力太猛即弗逆裂其槍管而槍管已終戾不堪復用以故羣思改作新槍新槍一宜輕便不笨重笨重則子藥不能多帶衝突不能自如二宜能勝無烟之漲力其漲力視舊藥恒倍三宜能任無烟之速力速力愈猛則摧折愈多此遞增之數也奉此三宜考驗再四惟窄膛法足應其求由是鑪灰紅矣錘聲震矣列邦之風氣又一變而為窄小之膛矣其首出者推助貝槍僅八釐每況愈下有七釐者六釐五者五釐者而日本至有四釐者時惟專門宿學戚戚然或慮黃金之虛擲中國未有專門而爭而論今姑不論論其已事咸豐未大沽礮臺其礮膛有灣向下者意謂可攻臺下之敵幸未施放而先逃不然無虞不炸江甯甯清後有醫士馬某代造開山礮架用三脚如照像鏡式發往他處纔一試用而礮架因坐力翻身數轉致傷左右兵弁四年前見有上海船廠代造擡槍若干支怪其索價過昂廠主曰船與槍雖不同道而所來槍樣全無比例余為之較正子藥之分劑管膛之厚薄長短是足以多索也死然將自殺今祇半殺堅詢其半殺何謂笑曰凡臨陣而無以還攻者謂之送死送死其有過於擡槍前之擡槍者乎加之稍一轉側則施放者不能命中活人也而欲其出入生死之地守若木雞不亦難乎近聞有拾古西史吐餘於早晚二時借太陽光力以燒敵艦者是必與天公約早晚最多烟霧時無得烟霧又必與敵人約停泊須在燒界內如馬江之旋其船首而以船尾供敵人船首大礮之轟擊亦不得移動致離聚光點更不得於未被燒前率爾放礮致毀我光鏡乃可有市小玩其輪船長尺餘戲之東撫周而自謂獨得之秘者機關一動便可往燒敵舟云及令與營務處試之於池內幾傾覆池大輪小故也前四五年海上多故有買辦某奉委安置吳淞水雷每發舒曰獨其所置者民船遇之輒糜蓋置之淺灘洋船不到故不至涉訟云此世俗所謂能洋務者也西人譏我惟鴉片烟其日新月異而歲不而不圖其果虛同無他專門故也然則不專門雖造自散之物且不遑遑問其他

擲也虛擲之數又不知凡幾而惟英人獨先覺水陸各軍毅然舍其李梅福槍而復用十一釐者然已遲矣近自比利士試之於弓高在非洲西濱海東枕山國中江河之所源也居南赤道下地肥美百植蕃衍幸終年酷熱不始羣相追悔云宜客藉用得保其種類耳

去春比國講武報云問嘗歷試膛徑六釐五者五釐五者四釐五與四釐三者徑愈小者速愈增且同此遠近其陷堅之力有若爾釐數之彈反勝於大膛焉以是虛聲所煽雖專門之士亦為所淆至有以三釐膛問世者夫臨陣致果非僅傷敵務使傷一敵少一敵敵之飄騎怒卒不復能軍而後已今也大過六釐五釐者其初試於死人獸創恆鉅其致傷於活人獸力恆細意者血氣怒張足以禦外患敵有往弓高獵者發摩晒彈貫羚羊等軟皮之獸俱不禁其奔逸嘗洞穿一水馬頭與頸似犀尾仍躍於河失其所在有二野象一傷前肩一穿兩股俱狂奔十數里乃斃又一犛牛身被數彈猶怒撲獵者角穿其所遮之樹以死其入內山探地者以窄膛槍與馬隊遇有未能抑止其衝者英人李梅福七釐槍也與黑人戰於濟忒拉黑人雖負多傷傷且重均不指要害被傷言猶能轉戰而前致死於英之顏行焉夫試之於獸既如彼而驗之於人又如此然則羣所推為利器者不利器矣至其施之於獸也猶可用炸彈而以施之於人則為公法所禁獨奈何

曰就今所用欲不改更此指列邦前後新造之槍言不指中國所收舊貨言書曰器惟求新今人反是前十餘年竟有以埃及地下掘出之礮售於中國者一時上海有漢玉礮頗黎船之稱謂有兵艦放礮而全身震盪若崩裂者然宜乎東報有言吾國於開仗先凡武庫所有骨董盡為一二兼官兼商者託言西方貨買販以去吾東原得之於西方謂為西方貨非虛誕也聞二三十年後今日以爲舊貨者他日必以爲骨董遇好古者其價當不可勝計有施某者留營保至三品繼賈於申光緒初有貴臬余向購礮器施言有極新炸藥提那米惟吾一家有或應之曰提那米有之矣矣施勃然曰爾何知吾日看報而不知乎或以格致字典示之而有之已四五十年矣施乃遜謝曰吾他日未嘗學問於此亦可見西人之服善吾黨未必能然武夫好談文文人好談劍一若知所不知方足以傲人非獨貴人然也今於軍火洋行充買辦者無不抗聲而談礮礮矣機器矣非獨自號專門而人亦以專門奉之以吾所見則專門酒食徵逐也行用使費也而中外人以此起家者蓋肩而補其偏以球其弊殆舍槍彈與信藥其道無由信藥施於彈後之管管以黃銅與白礬灰色金和或以黃銅與白礬白鉛和白鉛西名尼蓋耳演白銅內有尼蓋耳演日白鉛常鉛日烏鉛價值不宜昂貴意主燃放無烟火藥各就方劑而配用之速力愈猛愈妙槍彈則有博物士客路卡及害字來所新制者據形氣家買爾生言彈路之前氣被彈擁積而厚彈路之後氣被彈推陷而空譬則行船之唇雖然水高艍稍欲然水空是矣以故初為穿心彈以散其擁積鋼其外而銳其首若圓錐穿其心若圓管徑十之四至彈尾二三釐而管微哆腰束以鋼帶寬二釐許彈與膛至密切故其出也若螺旋之轉而不克直衝此帶所以續其轉力也彈管通信藥處隔以或硬紙或象皮使藥性不由管出致減縱送之力及彈出而風入於管斯吹落於膛口前數武此管彈之新製也以上講武報

客夏法國國醫杜阿衡論膛窄彈傷之易治因借烏奴國之嘲意人者名其篇曰槍不殺人前所譯乃巴黎報在後一時歐士聞之旁皇失措爲其用窄膛則不能制敵死命而用潤膛又不能施放無烟故也譯刊槍不殺人且三四月未聞有過問者思變計者豈歐士獨具耳目心思歟

路加尼曰有彈於此同是穿心同用無烟而入之於潤膛而漲力無害擬之於窄膛而速力愈增蓋舊速無逾六百二十五邁當者而今八百有餘舊重潤膛彈五十克郎少亦四十四窄膛率重二十八克郎約一銀圓重而今祇重二十五是兼窄膛潤膛之利而無窄膛潤膛之弊而又各臻其美備也由是列國國家始恍然於槍無庸改改之在彈之改費輕槍之改費重一轉易間嘉惠於列國國家者不翅以千萬計由是歐人方慮無適用之槍者而適用之槍至有二千四百萬桿如以有餘分灑不足而不足者亦可以賤價而得有用之槍是使足與不足皆足之道也國而不欲自立則已如欲自立於人間幸自捍衛而保均平之局也

或問舊槍新彈得無少加變易路加尼曰變易可不變易亦可而施放之法則一無變易法無變易則操演之費可省操演之時可省新充兵與退充兵國有如干即有如干練習之兵兵未練習則雖有新槍不第無有新槍而直無有槍之用也然則路

氏之彈非惟能使廢棄之槍化為有用之槍而又能使未經練習者一如已經練習者也其功不在由前膛變後膛之下而其利便則過之曰無繁費造彈之費非費也彈用則罄必須新造故也

千八百九十五年季春二十日海軍倭飛大將五條線奧爾杜考試武備大將五條線賽凡爾為考證事按據路加尼之貫風彈亦名鑽氣彈洞其中故曰貫氣為之成螺旋膛然故曰鑽題曰無烟直線彈者以直前非若他彈之成拋物線也去歲呈驗驗新局凡新出水陸軍械均須考實雖未請局如法歷試但既能使格拉士槍速增一倍彈輕一半則其有關於國之軍實非淺今十二三等日承請鑒試於提恩之圃驗得所試之彈重十五克即藥重二克即半後膛可添一堅壁重三克即便如專造之槍矣不添亦可格拉士舊為較正計彈下施一藥信匣於是去其黑藥而實以無烟尚華離不滿匣此於施放最不宜次則彈之輕重不均至差一克即十之五七且圓徑亦不一至有小於藥信匣者則其漏洩火力不少路氏之彈雖質此三不宜至減邁當之速在八十與一百之間而驗之以紀速儀以墜子之降量所經之點而得其速數也故彈下施藥信較正匣初點便墜降次點使墜止墜之降可以時計也速則降少遲則降多故知彈行一秒得若干邁當云其速竟如左

季春十二日試放表

初號試放 <small>彈與匣不甚緊</small>	二號 <small>甚緊</small>	三號 <small>不緊</small>	四號 <small>寬</small>	五號 <small>全</small>	六號 <small>全</small>	七號 <small>全</small>	八號 <small>全</small>	九號 <small>全</small>	十號 <small>全</small>
彈速一秒 <small>邁當</small>	七七〇	七〇〇	六七五	七一四	七〇五	七一五	七一〇	七一〇	七一〇

總數共七〇〇加一川一以十除之得中數七二川邁當又十之一
由前驗得一演放無遲速不齊二膛口前五十邁當懸鋼板為的彈彈俱中三擊中之力猛如焚如鋼彈化為餅色黝然若再鍛者其圓中規緊附於板不可以手剝除其第八號適中他彈之位裂為數分有一分重二克即者反激射回五十五邁當而落於試放者之前凡試放人不近槍礮遠以拉火拉之所以戒不虞也大抵愈不解其藥彈炸致被殺傷頗眾傳曰愚而好自用非獨猶炙手不可取則其擊力之猛可知

其中速雖云七百十三邁當又十之一而紀速儀實離膛口二十五邁當彈報儀儀為絕紀之時必畧後於報之時時後而彈已前矣併其所前之數故中速當為七百六十而由前所論致減邁當之速八十而強一百而強者又併之故其中速當為八

百五十矣。然此僅就格拉士言也。格拉士之速無逾四百五十邁當。而路加尼之彈苟為精其製。加火藥半克。即其初速至九百邁當無難也。溯自有槍以來。雖六釐五者亦莫與比。並加以格拉士彈重四十四克。即半長七分五邁當。而路加尼彈止重十八克。即多亦無過二十。長僅四分。前所謂速倍之重半之。其信然矣。而體積又半之。是士卒之所携可倍之也。兩倍之而兩半之。其利便蓋四倍云。

十三日試放表

十一號	<small>彈與匣不甚緊</small>	十二號	<small>甚緊</small>	十三號	<small>不甚緊</small>	十四號	<small>甚緊</small>	十五號	<small>全上</small>	十六號	<small>全上</small>	十七號	<small>改角</small>	十八號	<small>甚緊</small>	十九號	<small>極緊</small>
藥之分劑	<small>二克即半</small>	全上	全上	全上	三克即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五克即	又二五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彈行一秒	<small>七二〇</small>	七四五	七二〇	七六〇	<small>中的而無可考</small>	七七五	不至	全上	全上	五〇五							

右表驗得火藥以二克即半者。速與十二日相仿。其二號與十二號之速。由於彈匣相稱。及輕重得宜故也。其以三克即半者。不惟速度增。而擊力亦增。至其坐力。不過千五六百克。即而已。二克即半者。千二百。自十七號改用黑藥。其坐力恆不下二千。而

速力不能至的者。抑亦彈與膛不甚渾合無間故也。至十八號雖甚無間。而亦不至十九號。乃加意密合。使緊之無可再緊。而始一中焉。然彈不成餅。惟銳處擊平。不見有青銅色。益見無烟之勝。常藥倍。而不緊之弊。甚漏洩火力也。所有初速五百五邁當。尚遜路加尼之輕小鉛彈十邁當。從可知凡有十一釐。宜改用路加尼法。法宜改其入膛處。其膛後彈槍。無庸改也。而所容可倍。路加尼言。以其彈藥入助貝槍。初速可一千邁當。吾等雖未之試。而就其已試者。可信也。有國有家者。自有路氏之利便。與省費。當不憚自強矣。是為書。路氏有摺扇式排槍一二二人可携走燃放比新式諸快槍快礮更快數倍更遠若干因其彈出似弓弦之直不似弓背之灣則凡居弓背下者不為彈所傷以故拋物線彈不如直線之猛扇式排槍排礮路氏尚秘之以俟願知者

江蘇陳貽範譯

俄人蠶食太平洋迤北邊地考
在昔英人惟商務是營也。俄人則拓土是謀。故俄人之足跡。得見於太平洋邊地者。遠在吾英之先。此事殊足令人駭異。而今觀俄之干預中事。益知中俄往來。凡中遇有棘手之處。俄無不乘隙而入。肆意要求。侵略土地。明崇禎十一年。即一千六百三十九年。有羅糾一隊。徙戍於太平洋之北。斯地距楚思客甚近。該軍專事焚掠。故其屯戍之地。依然滿目荒涼。明崇禎十五年。即一千六百四十二年。俄舊京墨斯哥傳說云。黑龍江下游各處。金礦不一。土脈肥美。於是俄人名彼得博雅考夫者。率領羅

然則是否因桑尼請修各項內有數項經郭委員刪去未修爾即以驗船憑單
 為無用抑無大用 答我意桑尼明知有數項刪去未修仍發憑單 問所答何意是否以桑尼憑
 單有虛假 答是 問桑尼說各項已修爾說有幾項未修故以憑單為虛假 答是
 問爾說何船機器甚壞 答武甯甯州江甯亦未修好本行自修新福建亦有
 需修之處 問然則四船皆如此 答是 問武甯甯州走幾次後機器始遭損不
 復能開行 答兩次 問武甯甯州機器毛病爾第一次查出在何時 問武甯甯州
 在第三次 答是 問武甯甯州機器毛病爾第一次查出在何時 問武甯甯州
 問機器不合行駛爾查出後如何辦法 答知照徐委員 問是否口說知
 照委員曾有用書信之處否 答我未見 問武甯甯州開赴香港時曾將船牌
 徐委員曾有用書信之處否 答我未見 問武甯甯州開赴香港時曾將船牌
 應否用書信知照我但爾曾經用否 答不必用書信知照 問爾曾將船牌
 還否 答否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
 上掛中國旗現在是否仍舊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抵押行船需用之煤 答我未知其事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取諸世和洋行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爾並未將船牌存在屋物處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於不論何時將船牌向世和洋行船政司呈報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勃攜赴香港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問現在船牌是否仍在香港世和洋行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未將船牌押煤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該電譯文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我想爾曾讀過一電與此相同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事曰 我不知得有此譯文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英文 我不知得有此譯文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之譯文 我不知得有此譯文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復問邊列士曰該電內爾說請薩美在場時蓋我必須有譯文方可詰問云云 問爾
 是否說船在場時鍋爐竟全未修理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確如担律師所譯 担律師向公堂問曰然則是原告呈堂之譯文不是 薩美

繙譯日其字意係欲開船七天 納律師曰如此譯法我不能從該電說欲開行
 担律師曰若是則納律師為公堂繙譯矣 韓總領事曰字可聽公堂繙譯照譯字
 意當由公堂核奪 担律師請薩美二繙譯將字譯出 薩美曰其字照譯係要或
 欲起程其意尚未走動不過要走到 担律師曰我之譯文即如此意 担律師謂
 邊列士曰若爾以我所用設法二字為不合請問當時爾如何辦理 答是我設法
 蒸汽但蒸不成功因鍋漏汽皆放出 問其時船上管輪為誰 答是歐子勃
 答是 問爾曾將船牌向香港船政司呈報否 答是
 電爾之繙譯 問七月十三號爾曾發電述及十一號之電其電曰前日電稟祈速示
 始發 問七月十三號爾曾發電述及十一號之電其電曰前日電稟祈速示
 云云 答我不記得發此電爾既有此電爾可呈堂 威律師謂担律師曰爾問電
 中之語並不將電交閱豈是正期如爾將電交閱邊列士不知其字義其意駕時鍋
 爐亦有壞處受虧甚鉅云云爾說此係該管輪所報管輪是誰 答歐子勃但電中
 有錯字 問駕時是應作斯美 答是 問該管輪所報管輪是誰 答歐子勃
 其管輪亦即是該管輪 答是 問該管輪所報管輪是誰 答歐子勃
 答該管輪曾報數次 問爾曾電稟所報何無字條 答否 問管輪所報有字條否 答
 無伊來說鍋爐情形另有管輪報知爾否 答無字條 問各船爾曾請人驗過否 答
 外武甯甯州情形另有管輪報知爾否 答無字條 問各船爾曾請人驗過否 答
 時即問 答在後 問桑尼驗報情形之專爾曾有請問桑尼否 答有 問桑尼
 報武甯甯州在六月二十六號 答是 問爾接報後於七月十一十七等號電
 報機器鏽爛當時何以不將鏽爛情形詰問桑尼 答我何必詰問桑尼 担律師
 謂威律師曰爾擬傳歐子勃來案實證否 威律師曰我擬傳伊我欲傳伊 担律師
 說不論何造傳伊在伊無所分別伊只知說實話然我並未明說我欲傳伊 担律師
 師曰爾之各證供畢爾擬傳伊否 答我已有傳伊之意 担律師復問邊列士曰七
 月十七之後爾另有電稟督憲或籌防局說船上機器不好否 答七月二十六號
 我曾發一電 問據我繙譯爾是日並無電報 答已有鈔底呈堂 問爾曾發
 否 答我曾發電 問該電是伊說錯 担律師曰我想亦如此 問爾想是日爾曾發
 士是日並無電報 問我確發電 問有鈔底否 答有英文鈔底 問無華文否 答無
 電 答是日我確發電 問有鈔底否 答有英文鈔底 問無華文否 答無

寄報數				收報數				寄報數				收報數			
姓名	住址	報費	幣制	姓名	住址	報費	幣制	姓名	住址	報費	幣制	姓名	住址	報費	幣制
楊州	又	丁酉年	二分	桂林	廣仁堂	二元	四分	揚州	又	丁酉年	二分	楊州	又	丁酉年	二分
泰州	又	丁酉年	二分	梧州	又	三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清江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杭州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嘉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二元	四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又	又	丁酉年	二分

報館創設倏逾一載肇始之時惟懼底滯賴大府贊許同志披傳播至萬二千
 通接諸始願實非所期茲以海寓士夫時垂問寄報多寡收數盈縮爰取簿籍重
 加料檢始自去秋訖於今夏結其大凡列為一表以誌觀者并附例如左
 一 本館寄報悉聽代派處之意故始終如一者有之增時減者有之零星寄出
 者有之此即所謂以三十二本為一月份者有之其餘則入諸寄報以歸簡易
 全年指去歲秋初至今未而兩丁年則分指去今各半年而言 一表內
 列之收數數目皆據實值書至於小數則並從刪簡少篇幅 一此次造表始將
 自收之數與代派處經收之數詳加分析核對而後刊列於此以覆按 一本館惟武
 昌一地設分館以轉遞須資用不及附麗表內即列於下以徵核實 計武昌
 分館三百一十六元 蕪湖電局十九元 淮安羅宅三十八元 鎮江吳宅
 六元
 以時迫或以道遠或以為數無幾需積成多而後寄或已寄而尚未達皆闕其
 下以俟後日 一凡寄報及收數之數在七月後者此表皆不闕入 一代派處
 及開報諸君閱此表後如有疑議請作書見告本館自當據實奉覆苟舛誤昭
 然亦即登報更正以昭大信並請高誦
 續收助資諸君姓氏 程從周軍門 助銀壹百元
 本館告白 本館承海內通入惠賜佳章甚多一依來稿刊刻如天津寄來闕韓及
 江西寄來貴私貴虛及心力諒各篇外間頗有問訊作人者但寄來時既無姓名
 不纏足會董事姓氏續登 陳步墀字子丹廣東饒平縣人
 不纏足會助資諸君姓氏續登 黃秀伯參贊助銀一百兩 陳子丹詳事 魏香浩觀察 楊叔
 敬大令 張玉壽孝廉各助銀十元 吳煥其觀察助銀十元 葉桐侯鎮軍 方雨
 亭進士 高慶日秀才各助銀五元 楊秉清司馬助銀四元 鄭子修助銀二
 元 江伯訓孝廉 王又點孝廉 林琴南孝廉 林叔衡孝廉 盧枚臣少尹
 楊鏡蓉少尹 王子仁少尹 馬馥村司獄 王子燕秀才 葉小琴秀才 陳
 洛川秀才 戴楫臣國學生 鄭仲良 鄭叔恭 李景和 各助銀一元
 知新報館告白 刻下已屆中秋節各處閱報諸君非先付費者請即按節結算交
 經理人轉付上海時報館內本分館可也
 本館寄報收數表例 本館告白

報館創設倏逾一載肇始之時惟懼底滯賴大府贊許同志披傳播至萬二千
 通接諸始願實非所期茲以海寓士夫時垂問寄報多寡收數盈縮爰取簿籍重
 加料檢始自去秋訖於今夏結其大凡列為一表以誌觀者并附例如左
 一 本館寄報悉聽代派處之意故始終如一者有之增時減者有之零星寄出
 者有之此即所謂以三十二本為一月份者有之其餘則入諸寄報以歸簡易
 全年指去歲秋初至今未而兩丁年則分指去今各半年而言 一表內
 列之收數數目皆據實值書至於小數則並從刪簡少篇幅 一此次造表始將
 自收之數與代派處經收之數詳加分析核對而後刊列於此以覆按 一本館惟武
 昌一地設分館以轉遞須資用不及附麗表內即列於下以徵核實 計武昌
 分館三百一十六元 蕪湖電局十九元 淮安羅宅三十八元 鎮江吳宅
 六元
 以時迫或以道遠或以為數無幾需積成多而後寄或已寄而尚未達皆闕其
 下以俟後日 一凡寄報及收數之數在七月後者此表皆不闕入 一代派處
 及開報諸君閱此表後如有疑議請作書見告本館自當據實奉覆苟舛誤昭
 然亦即登報更正以昭大信並請高誦
 續收助資諸君姓氏 程從周軍門 助銀壹百元
 本館告白 本館承海內通入惠賜佳章甚多一依來稿刊刻如天津寄來闕韓及
 江西寄來貴私貴虛及心力諒各篇外間頗有問訊作人者但寄來時既無姓名
 不纏足會董事姓氏續登 陳步墀字子丹廣東饒平縣人
 不纏足會助資諸君姓氏續登 黃秀伯參贊助銀一百兩 陳子丹詳事 魏香浩觀察 楊叔
 敬大令 張玉壽孝廉各助銀十元 吳煥其觀察助銀十元 葉桐侯鎮軍 方雨
 亭進士 高慶日秀才各助銀五元 楊秉清司馬助銀四元 鄭子修助銀二
 元 江伯訓孝廉 王又點孝廉 林琴南孝廉 林叔衡孝廉 盧枚臣少尹
 楊鏡蓉少尹 王子仁少尹 馬馥村司獄 王子燕秀才 葉小琴秀才 陳
 洛川秀才 戴楫臣國學生 鄭仲良 鄭叔恭 李景和 各助銀一元
 知新報館告白 刻下已屆中秋節各處閱報諸君非先付費者請即按節結算交
 經理人轉付上海時報館內本分館可也
 本館寄報收數表例 本館告白

右為三十八期報之表至本期之表容申於下期報後

笛倫 Dillon	拋刺毛河 Portsmouth
拉列 Balli	司脫林羅克 Strandberg
希卡哥 Chicago	勿蘭格耳 Fraenckell
待利安囉司 Dolyanis	斯必次勃何根 Spitzbergen
喬奇 George	郁克姆 roakum
范塞司 Vassos	曷克斯 X
伯哀利賜斯 Piraeus	郎勤 Roentgen
勤囉拿 Janina	挨爾加里阿 Algeria
衣披勒司 Epirus	哈登勃勒克 Huttenbrauck
西巴爾墨哀拉 Palmyra	秀蒜 Susan
西華爾 Sewall	好意脫 Hoyt
枯克 Cook	呼來極唔孫 Hooley-Jameson
潑爾 Pearl	豆南 Denain
葛倫 Gieren	司賴休 Tarasner
斯德耳葛蘭 Stahlgren	飛登 Phaeton
克郎阿太特脫 Konstadt	誇脫 Quarter

中西文合璧表
內凡已見前期表者不再列入

中西文合璧表

苗倫 Diller	地刺毛河 Portsmouth
拉列 Balli	司脫林羅克 Strindberg
右十哥 Chicago	勿爾格耳 Fraenckell
科利安那司 Dolyana	斯必文特爾根 Spitzbergen
喬治 George	福克那 Fockna
范塞司 Vassos	葛倫斯 A
伯哀利馬斯 Piræus	郎勃 Roongen
勃唯拿 Janina	埃爾那里阿 Algaria
衣拔勒可 Epirus	哈登勃勒克 Lutienbrauck
帕爾墨哀拉 Palmyra	秀蘇 Susan
西華爾 Sewall	好意脫 Hoyt
柏克 Cook	呼來極呼孫 Houley-Jamson
波爾 Pearl	豆商 Densin
葛倫 Green	司頓休 Tarasner
斯達耳葛爾 Stahlgren	飛登 Phaeton
克爾阿太特脫 Alonstadt	誇脫 Quarter

中西文合璧表
內凡已見前冊者
不再列入

